

食事



闽南“白鱼”

□林长华

初听“白鱼”，有人会一头雾水，其实这是闽南人对白带鱼的俗称。在明代屠本峻的《闽中海错疏》中也有记载：“因狭长而侧扁如带，故称白带鱼。全身银白色，熠熠发光，又称白鱼。”

比起其他鱼鲜，白带鱼烹饪起来算是省事，处理时也不用刮鳞，只需要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即可。不管是清蒸、炖汤、煎烤、卤制或是晒成鱼干，皆很美味。早年间，买白带鱼不光要钱，还得凭“鱼票”，每逢年节，闽南人家都会用“鱼票”换回定量供应的白带鱼，然后将它们切成鱼块，之后可以搭配蒜头一起炖煮成“带鱼大蒜汤”，别看配料简单，这道汤的滋味却很鲜美，拿来当下饭菜，总能让人忍不住多吃一碗饭。不过在没冰箱的年代，本地人更常用盐腌制白带鱼块，再将它们放进油锅里煎，这样做不仅鱼肉吃起来香，还能保存较长的时间。

关于油煎白带鱼，明代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记载了一件趣事，说的是曾经有一位外地官员到闽南任职，一天外出办事来不及吃饭，回程路上饿得肚子咕咕叫，突然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，他赶紧派手下去打听，得知是有户人家正在煎白带鱼。于是那位

官员便掏钱买了几块充饥，当下觉得味道实在太好，从那以后，他每餐都要吃这道菜，后来调到别的地方任职，也依旧保持这个饮食习惯。记得头一回听这则故事，我就深表认同，毕竟自己对煎白带鱼的滋味，同样念念不忘，就像现在每到鱼汛，偶尔路过渔港码头，瞧见新鲜肥美的白带鱼，我首先想到的依旧是那股焦香扑鼻的煎鱼香气。

以前在渔区工作，我经常和渔民们打交道，听他们介绍，才知道白带鱼特别容易钓。因为这种鱼很贪吃，摸透了它的习性，渔民便把新鲜的鱼饵串在钓具上，然后将钓绳放入海中，往往没过多久，贪吃的白带鱼便一窝蜂地游过来，争相咬钩，一个鱼饵都不放过。这种钓白带鱼的方式也被称为“钓带”或“钓白”，说来有趣，通常一条白带鱼咬住鱼饵，就会有一群它的同伴紧随其后，一条鱼咬着另一条的尾巴，拉出水面好似一串银色的草绳，因此也有了那句“白带鱼连尾钓”的俗语。渔民们常说，钓白带鱼最是痛快，一拉就是一串，省时又省力，这既是大海的

慷慨馈赠，也是渔家人代代相传的捕鱼经验与巧思。

海钓上岸的白带鱼体型大小不一，大一些的外形又长又宽，看起来如同一把明晃晃的砍刀。小一些的白带鱼身形细长，远观好像随风摇曳的柳条，因此又有别名叫作“白住溜”。听说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闽南方言中“住”和“带”的发音相近，而带鱼身子滑溜，便取了“溜”的谐音“溜”。本地渔民还创作了一则有趣的谜语，谜面是“未交旅社费就跑了”，猜的是一种海鱼，谜底就是小带鱼的俗称“白住溜”，甚为有趣。

白带鱼吃完后，骨头还有另外的用处。一些心灵手巧的渔民，会把吃剩的白带鱼骨头收集起来，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晒干，再巧妙地拼装成栩栩如生的“白鹭”。它的做法是先拿细竹签做支撑，将长短不一的鱼骨拼装成翅膀、身躯、长喙等形状，接着用颜料简单上色，一只“白鹭”就成型了，因为造型灵动逼真，远看的确与海边常见的白鹭别无二致。在过去物



(CFP图)

资匮乏的年代，这种用白带鱼骨头做的“白鹭”，也是渔家孩子最喜欢的玩具。

一条寻常的白带鱼，从深海游上岸，又从餐桌上的美食变成孩童手中的小玩具，藏着的不只是海的滋味，更是闽南人就地取材、知足常乐的生活智慧。如今，凭“鱼票”换鱼的日子早已远去，鱼骨拼白鹭的童趣也不多见，可那些被渔船带来的鲜活“白鱼”，依旧是闽南人餐桌上少不了的家常味。不必繁复做法，简单烹调，就足以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鲜香，吃得安心又满足。

每日佳句

生活从来不是“等出来”的剧本，而是“闯出来”的冒险。哪怕步子小一点，每次为自己拼尽全力的瞬间，都是在给未来攒“筹码”。

回首



立蛋

□杨布泽

过去一到仲春时节，家里的孩子总盼着几件事：去溪边折柳枝，看大人们浸谷种，还有一样最让人上心的，就是“立蛋”。虽是春分节气的习俗，但在闽南地区，过去春日里闲来无事，孩子们都会经常拿出鸡蛋，认认真真玩一回“立蛋”。

因为要用到新鲜鸡蛋，每到这个季节，无需大人吩咐，孩子们都会抢着揽下捡蛋这件“差事”。就像我经常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，一下床便直奔鸡窝，打开竹门，先把鸡群放出来，再伸手往草窝里扒拉。运气好的时候，用手掏几下，指尖很快就能触到带着鸡窝余温的蛋壳。

如果撞见母鸡蹲在产蛋窝里，爪子不停扒拉干草，我会立刻蹑手蹑脚凑过去，然后安静等待。可小孩子心性，哪里耐得住久等？有次看见母鸡半天不动，以为蛋已经下了，我赶紧伸手去捡那颗热乎的鸡蛋，一下惊动了母鸡，它扑棱着翅膀四处乱窜，“啪嗒”一声，鸡蛋瞬间摔落裂开，蛋液混着草屑流了一地，气得我哇哇大哭。闻声赶来的阿爸见状没有责怪，反倒笑着用闽南话念叨了一句：“心急烧糜，会烫嘴啊。”

捡回来的鸡蛋，还要细细挑选，比如挑选模样有点像小不倒翁的鸡蛋，它下头沉、上头轻，立起来才稳。记得父亲说过一个“立蛋”的技巧，就是把选中的鸡蛋放三四天再用，听说这是因为刚生下的鸡蛋，蛋黄在正中间，不好立起来。而鸡蛋放太久，蛋黄蛋清混在一起，重心散了，更没法立着。唯有放了三四天的鸡蛋，蛋黄慢慢沉到“钝端”，重心往下，比较容易立得住。

准备好鸡蛋，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孩子们便会凑在一起玩“立蛋”。往往是吃过午饭，一群人先拿抹布把四方木桌擦干净，接着用拧干的布巾沿着桌边围一圈，防止鸡蛋滚落。之后捧出挑好的鸡蛋，孩子们就将它的“钝端”轻轻抵在桌面上，然后一点点微调角度，直到指尖感觉到蛋壳微微稳住时，再屏住呼吸，慢慢松手。

不过通常一放手，鸡蛋就立刻歪倒滚向一边，好在有布巾拦着，不至于摔碎。若是哪一次真的稳稳立住，孩子们心里肯定乐开了花，但当下都不敢笑出声或蹦跳，生怕动作太大，把这小小的“奇迹”碰倒了。如果鸡蛋一直立不住，有的孩子会耍点小聪明，比如在桌上撒一些细盐或白糖，增大摩擦力，如此一来，鸡蛋就能乖乖“站”稳了。

我有次怎么尝试也无法将鸡蛋立起来，沮丧地向父亲：“是不是只有在春日平分的春分日，‘立蛋’才能立住？”父亲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不妨再多试几次，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只要心够静、手够稳、找对重心，其实天天都能把蛋立起来，老一辈人常说的“春分易立蛋”，更多是借着节气，给孩子们找个由头玩乐，也图个好彩头。

后来当了老师，每到春分时节，我仍会带着学生们重温“立蛋”这个有趣的传统小游戏，教他们挑蛋、静心、找重心，让孩子们在指尖的小心翼翼里，感受老习俗的趣味，也懂得做事沉下心，自有稳稳当当的道理。

四季

天井听春雨

□留丽灵

闽南的春天，总有一场雨突如其来。这雨是细的、斜的，落在红砖厝的燕尾脊上，随即顺着瓦楞间的沟槽滑下来，一滴一滴，敲在天井的青石板上，声响清脆脆脆，像谁在数着更漏。不大的天井，被屋顶围拢，灰蒙蒙的天空也被“裁”成四四方方的形状，雨丝从那里漏下来，很快在墙角那口老陶缸里落了脚。

此时这方天井里充满了生机，地上石缝里蹿出几丛蕨草，蜷曲的嫩叶好像婴儿

攥紧的小拳头。墙角的苔痕一日比一日深，从浅绿变成墨绿，远看好似一块漂亮的绸缎。偶尔还能看见几只燕子低低掠过，翅尖几乎擦着屋檐，它们时而呢喃两声，转眼间又匆匆隐入雨幕。

碰上这样的落雨天，阿嬷会搬出一只红泥小炉，将它放在廊檐下雨水淋不着的地方。往炉膛里搁几块木炭，划根火柴点着，青烟袅袅升起，让你一时间分不清哪是烟，哪是雾。随着炭火渐渐烧旺，阿嬷脸上的皱纹也被映得一会儿明一会儿暗，看起来就像潮水漫过的滩涂，深深浅浅。

一把白泥陶壶搁在炉上，壶里的水是刚从井里打的，清冽冽的，映着天光，就着炉火，不一会儿便沸了。阿嬷取出一只盖碗，白瓷上描着几笔

青花，那是早年间，阿公去德化带回来的，如今碗沿磕出几处细小的豁口，她却一直舍不得换。打开茶罐，捏一撮茶叶扔进去，热气蒸腾，茶香一下子溢满了整个天井，那是一抹不浓不淡的香，好像雨后竹林里吹来的风，又似晨露未干的草叶散发的味道。

我端着杯子凑过去，打算讨一杯茶来提神，又问阿嬷这雨啥时能停？心里惦记着手头的工作，盼着雨能快点歇了，好赶回去处理，指尖不自觉地轻轻敲着廊柱，透着几分按捺不住的急躁。把茶汤缓缓注入杯子，阿嬷笑着说：“别急，这春雨不缠人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”

果然，不一会儿，雨势渐小，细密的雨丝变成零星几点，风里的湿气也淡了许多，只余下檐角还在不紧不慢地滴着水，像是老厝舍不得这场春雨，还在细细回味。忽然想起儿时的春日，我也常坐在阿嬷旁边，陪她泡茶等雨停，不过那时的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，因为下雨只能待在小小的天井里，闷得发慌。如今我才懂得，慢有慢的好，能偷得半日闲，坐在廊下一边喝茶、听

雨声，一边陪着阿嬷，什么也不说，只享天伦之乐，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。连心里那些浮躁与焦灼，也都被这雨声与茶香慢慢熨平，只剩下安稳与温柔。

雨终于停了，檐角的滴答声渐渐消失，偶有一滴残余的雨水从檐角滑落，滴进陶缸里，漾起一圈涟漪，好似把倒映的天揉碎了，又慢慢聚拢。天井里的光线亮了几分，青石板上的水痕渐渐淡去。几缕阳光从云隙里漏下，照在湿漉漉的苔痕上，也洒在缸中水面上，亮晶晶的，如同撒了一把碎银。阿嬷缓缓起身，把茶具收了，她说这场春雨过后，院子里的栀子花就该开了，又念叨明天要去买几株茉莉来种，等到夏天开花，可以摘几朵簪发。我听后来了兴致，追问打算把花苗栽在何处？又跟着阿嬷在天井里比画位置，听她讲养花的窍门。当下也把回城的念头抛之脑后，只想陪着阿嬷多待一会儿，享受这难得的雨后慢时光。

闽南的春雨就是这样，不声张，下一阵便歇一阵。待你回过神来，天井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样子，青石板干爽了大半，苔痕润得发亮，燕子又绕着燕尾脊来回飞。风里带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气，天上云慢慢散开，只留一片干净、柔和的天光，罩着这座安静的老厝。



(CFP图)

天伦

四公斤的“牵挂”

□梁伟

“听说春天小孩子多吃牛肉，有助于长高。”这句话是我与母亲通电话时无意提起的，没想到，挂了电话不久，她又发语音信息问我新家的详细地址，说要寄快递过来。

家里不缺东西，母亲要寄什么？我问起，母亲才回复了一句：“你不是说孩子多吃牛肉有好处，我就想寄些卤牛肉给宝宝吃。”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，母亲便记在心上，还马上付诸行动，我当下有些过意不去，只觉得不该随口提这些，让她多操心。

母亲年纪大了，腿脚也不利索，怕她折腾，我赶紧回拨电话，接通后立马说：“妈，别麻烦了，我去超市买点牛肉回来卤就行。”“哎呀，你哪有我的手艺好？这事你别管了。”实在拗不过，我只好嘱咐母亲少寄一些。

没想到隔天一早，母亲又发来信息，说是卤牛肉已经寄出，让我留意查收。本以为

要隔几天才能收到，怎料她选择了加急服务，快递第二天就到了。从快递员手中接过那个印着老家地址的泡沫箱，表面还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，定睛一瞧，我才发现快递单上赫然写着四公斤的重量，刚想给母亲打电话，她仿佛心有灵犀般先打过来：“东西收到了吧？”我忙说收到了，又问怎么寄这么多？母亲乐呵呵地说：“不多，除了卤牛肉，还有一些你们爱吃的特产，记得放冰箱里冷藏起来，南方天气热，别捂坏了。”

四公斤的包裹，说轻不轻，说重不重，却像一块温热的铅，沉甸甸地坠在我心中。剪开胶带，泡沫箱打开的瞬间，一股浓郁又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放在最上面的是一大袋真空包装的卤牛肉，接着是我和

妻子爱吃的烧鸡、腊肠，旁边还放着几个小小的冰袋。纸箱的最下面，母亲特意塞了两袋碱面馒头，那也是她每次来南方看我时会随身带的，是我过去在老家必吃的主食，也是女儿喜欢的“零食”。

清空泡沫箱，看着摆满一桌的食物，我眼前仿佛浮现母亲忙碌的身影。她应该是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，先去市场挑新鲜牛肉，回来清洗、焯水、加料卤制，卤好后放凉，再一点点抽真空封口，接着又翻出家里备好的烧鸡、腊肠，仔细打包，怕路上变质，还买了冰袋一起放进去。不用猜，收拾这些东西肯定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，以母亲的腿脚，来回走动、弯腰整理，更是不轻松。

看似寄来的是四公斤的快递，母亲装在里面的爱意、思念与牵挂，又何止这个重量？记得那年刚到南方

城市工作，我经常在电话里跟母亲提起想吃她做的小菜，她次次有求必应，隔天就将那些食物做好寄过来，生怕我想得心急。直到现在，哪怕我只是随口提一句最想吃什么、孩子缺什么，她仍会放在心上，找时间准备好就寄过来，一刻都不愿耽搁。反观我每次言之凿凿地说要给母亲寄好吃的，最后都未能按时寄出，想起时跟母亲说抱歉，她都是不在意地回复：“你工作忙，有这份心意，我就满足了。”

想来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对子女从无所长，总是一心一意、任劳任怨地主动付出。唯独忘了多关心自己一点，忘了自己也需要休息，也需要被人惦记、被人照顾。

我把东西整理好，又给母亲回了个电话，告诉她东西都收好了，没坏，孩子也爱吃，又忍不住劝她以后别再这么费事准备。母亲在电话那头笑着连声答应，可我心里清楚，下一次我再随口说什么，她大概率还是会一样放在心上，一样默默为我准备好一切。

众生

校园里的“猫学长”

□涂多扬

校园里不知何时又多了几位“新生”，它们或蜷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，或优雅地穿过教学楼间的小径。很快，这些没有名字的猫，就在学生圈里有了专属称呼，比如喜欢蹲在食堂门口的橘猫，就被叫作“大黄”；总是缩在公告栏旁的小白猫，则称作“小白”；那只额头上带着一块深棕色斑纹的，模样像位严肃的警长，大家便叫它“警长”。久而久之，连老师们都记住了这些称呼对应的猫，仿佛它们真是学校登记在册的正式成员。

让我印象较深的是，经常出现在行政楼附近的那只肥硕的灰猫。白天人多的时候，它会趴在停车场的电动车后座上打盹，来往的师生逗它，也是爱答不

理。不过到了饭点，发现有人投喂了猫粮，它就会悠悠地走过去，低头小口吃着，吃完后再舔舔爪子，然后重新回到阴凉的地方，继续眯着眼小憩。

时间一年年过去，这些猫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毕业季里，穿着学生服的同学们会蹲在它们身边拍合照，毕业离校前，还要特意来看看它们，放下装满猫粮的小盒子。

后来，这些猫又多了一个称呼叫作“猫学长”，每天清晨的阳光洒落，它们便开始“巡视”校园，有的伸着懒腰做“早操”，有的蹲在教室门口，如同督促学生听课的“辅导员”。到了午后或晚上，“猫学长”们又会溜进图书馆或自习室，然后乖巧地趴在角落，静静地陪伴学生们看书、刷

题。这股温馨场景，让我不禁想起古代文人雅士与猫为伴的雅趣，就像宋代诗人陆游曾以盐为礼迎猫入门，写下“盐裹聘狸奴，常看戏座隅”的诗句，描绘小猫常在座位边嬉戏的可爱模样。黄庭坚也在《乞猫》中表达聘猫之意：“闻道狸奴将数子，买鱼穿柳聘衔蝉”。古人“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”，与今日校园猫守护知识殿堂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这些“猫学长”虽不像古代家猫有固定主人，却享受着师生们的贴心关爱。不少同学会为它们准备食物，还会在寒冷冬日发起爱心救援，用旧纸箱和棉垫搭起简易猫窝，再放在避风的墙角，供“猫学长”们使用。就连负责清理校园的保洁员，平时都会特意给它们留一些没吃完

的馒头碎。

我时常站在教学楼走廊，看着学生们轻声唤着猫的名字，小心翼翼放下食物，等待“猫学长”们来吃，顺便体验一把撸猫的乐趣。有几位同办公室的老师还和我感慨说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猫，悄悄在课堂之外给孩子们上了一课，让他们学会温柔对待身边的小生命，懂得留意日常里那些不起眼的细微美好。

这些“猫学长”见证着一届届学生的青春岁月，它们或许不知道，自己已然成为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成为无数人学生时代最温暖的记忆。而当毕业生各奔东西，校园猫依旧在熟悉的地方，迎接新的面孔，继续它们无声的陪伴与守候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茶余饭后

古人春游趣事

●曲水流觞 古代文人墨客常在春游时沿溪而坐，放在溪中的酒杯漂至面前即赋诗，不成则罚酒。正如东晋·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所写：“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”

●追逐彩蝶 古人春日踏春时会追蝴蝶，既是游戏，也寓意捕捉春光、留住美好。比如宋·苏轼《蝶恋花·佳人》中所写：“扑蝶西园随伴走。花落花开，渐解相思瘦。”

●春园听莺 古代文人喜欢去山林中春游，在林中静坐听黄莺啼鸣，将此视为赏春情趣。例如唐·杜牧《江南春》中所写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”

●寒食野餐 古人在清明前后出游，会自带冷食，在郊野席地而坐，一边聚餐一边欣赏风景。比如唐·韦应物《寒食寄京师诸弟》中所写：“把酒看花想诸弟，杜陵寒食草青青。”